



按摩女

ANMONUJ •
陈定兴 著

四川文艺
出版社

按摩女



陈定兴 著
四川文艺
出版社

1989

责任编辑：晏开祥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版面设计：黄 迅

书 名 按摩女

作 者 陈定兴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成 都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1989年6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9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7.625

印数 1—23,000册 字数 165 千

ISBN 7—5411—0425—6/I·395

定价，2.60 元



作者简介

陈定兴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组创作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发表出版长篇小说《牛田洋》《三饮三蛇酒》《香港之滨》，中篇小说《壁垒森严》《奇特的战斗》《他到底要什么》多部及若干短篇小说，散文、和报告文学。

陈定兴 著

楔 子

整整一张大饭桌只坐他一个人。多少年，他就个人独享一张饭桌。五十年代初，当部队还实行供给制的时候，他吃的是小灶，那四菜一汤的饮食标准只归他一人享用，老婆孩子是不该上桌的。以后，部队实行薪金制，伙食虽然自理，怎奈又遇上三年的经济生活困难时期，吃的东西严重匮乏，首长又成了特供对象，那冷寂的小灶又再度兴旺起来了。再以后，他当了大军区副司令员，编制上配有专职为其做饭的厨师，家里其他人等自然不好与他分享。这样多年沿袭下来的规矩便成了他的习惯。眼下，他虽然退下来，不是一切待遇不变吗！所以至今他还改不了那个人独占一桌的习惯。只不过此一时，彼一时，这阵儿，他占的一桌却无法与昔日比了。远的不说，单提他刚到大军区工作，一个月的工资，少说也能买80瓶茅台酒，可现在虽说他的工资也长了三分之一，却买不了5瓶茅台酒呢！下午，他从老干部活动中心打门球回来，与平常一样习惯地坐到饭桌一边等吃。见厨师端来一碟炒白菜，一碟辣子和一碗豆腐汤，他空荡荡的胃仿佛一下充满了气体，食欲为之大减。

“弄点酒来！”他不能对厨师表示不满，但对质量如此低劣的伙食，对暂时来替他管家的大女儿又不能没有一点表示。大女儿风风火火地把一瓶快见瓶底的法国金牌马爹利放到他的面前。他瞥见那绿荧荧的酒瓶，觉得象咽了一只苍

蝇：“你怎么还让我喝这个？！”

大女儿薄薄的嘴唇裂开了，露出一副整齐的白牙：“爸，咱家就只剩这点好酒啦！”

“明天法院就要开庭审理翠翠那个小流氓拐骗你妹子苹苹，气死你妈的案子，现在你让我喝这种酒，不存心想让我难堪吗！”

大女儿悒郁的眼窝里升腾着复杂的光，喃喃道：“是啊，这酒同挨千刀的苹苹当按摩女郎一样，也不干净哩！”

穷不倒志，富不癫狂。堂堂一个大军区副司令员的千金小姐，却经不起钱的诱惑去干那近乎卖笑的按摩女郎，自己不知道也就罢了，如今出面到法院告了那个拉女儿下水的教唆犯，自己还继续喝女儿用那不干不净的钱买来的酒，岂不太自轻自贱吗！然而副司令员的小儿子于东东可不这么看，一方面是这酒是妹妹从银海镇带回来的，那里头多少还带着李翠翠的些许气味，它多少可以唤起他的一些美好的回忆；另一方面，酒是不带阶级性的，统治阶级的总统国王可以喝它，被统治阶级的乞丐蓝领工人也可以喝它。他接过大姐的酒瓶，嘴巴对准着瓶嘴，咕咕噜噜地照喝不误。

老头子看不惯小儿子这副德性，大声地喊：“滚，滚，给我滚！”

于东东把不多的酒倒进肚里，抹抹嘴巴，吊起一双眼睛，轻飘飘地说：“怎么，咱家分裂出一个还不够。现在还得再分裂够一双？”

说者随便，听者认真，老头立刻瞪起眼来：“苹苹呢，苹苹哪里去啦？”他家未成家的只有两个小孩，分裂出去的一个，自然指的苹苹了，可这丫头自被他从银海镇抓回来以

后，已整整关了十天禁闭了，明天法院开庭审理他的起诉，她作为受害者是需要出庭作证的，现在说她分裂出去，该不是跑了吧？！

大女儿哭丧着脸，终于证实了一个他最不愿意听见的字眼：“苹苹跑啦！”

“怎么跑的？”老头子恨不得把大女儿捏碎。

“不晓得！”

.....

一辆大红色的出租车风驰电闪地爬过长长的高架路，钻进那高楼如林的闹市区，折入了冷寂而空旷的体育中心门前的大广场。司机回过头对仰卧在后座的一位穿着入时的女客道：“小姐，您到地方了。”

女客愣怔着睁开眼，直起身子，望了一下窗外渐渐朦胧起来的天色，却没有下车的意思。“再转一圈吧！”她打了一个阿嚏，淡淡地说。

司机茫然地问：“去哪里？”眼睛疑惑地盯着这个莫名的女人。但见她一双弯弯的用眉笔描过的月眉下面有两只象深潭似的眼睛，那眼神是疲惫的，然而又充满着神秘。她的嘴巴很小，薄薄的嘴唇就象一张透明的纸，一捅就破，但却不见涂有唇膏的痕迹，然而那近乎冷艳的脖颈上却挂着一条重量级的金项链，看样子足足有50克。她穿着一身很匀称的乔其纱连衣裙，动情的体态格外富有魅力。天哪，她该不是日下那种卖钟女郎①吧！可做这种买卖的干吗不去大宾馆呢！

①暗娼。

她又把身子埋到松软的车座上，极不情愿地答道：“随你便，反正你按计程器上的数码收钱好啦！”

司机并不急于再去转圈，一种社会责任感倏然而至，那些生活上受挫折的女孩子，乘他的车，风光着告别人生的事例，他已遇过不少。眼下这位，天晓得是不是又是那种寻找风光的人呢！要不，一公里八毛钱的出租车是可以随便逗风的吗！“小姐，您心里不痛快？”

“碍你什么事？”

“不，我是想如果您有什么为难的事……”

“讨厌！”她瞄了一下计程器，丢给司机两张大团结，收起腿，很不高兴地下了车。

街灯如水，体育中心广场显得更加空旷幽深，微微的夜风，拨动着广场上的棕榈树，塔松与翠柏，发出一声声婆婆娑娑的沉吟。灯影下隐藏着一对对情侣，他们拥抱着，亲吻着、互相抚摸着……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爱的存在。她毫无目的地绕着广场平展的路缓缓地走，就象一个外星人似的，对眼前这充满爱的气氛无动于衷。然而她轻盈的、富有韵味的步态，飘逸潇洒的衣着，苗条的身躯却吸引着树影里，水银灯下一双双男女的眼睛。

“嘿，你看那女仔！”

“她怎么象只孤雁一样的在这里转圈子！”

“该不是来卖肉的吧！”

“干吗损人呢！”

她似乎听到了这些从路旁传来的嘲笑声，不由恨恨地朝他们的方向吐了一口痰，车转身子，走出广场。

可去哪里呢？她茫然不知所向。在广场的出口处，连着

有几家个体户开的大排档，亮在门面上的柴油灶，蓝色的火焰，四溢的香气在挑逗着路人的食欲，音响组合里放着刺耳的流行曲，更是给人一种高节奏的气氛，食客们进进出出，占满了一个个排档，然而热情的档主们仍在不停比赛他们的嗓门，招徕他们的生意：“请屋里坐，基围虾，炒田螺，只只生猛鲜活，包您满意！”

“来啦，正宗白云山龙泉磨出的沙河粉，耐嚼耐寻味，一百个抵食！”

“好叻，刚开锅的粥，油占米，新鲜肉，十足的广味！”

她肚里有点饿了，双脚情不自禁地走进一家音响放得最响的挡口，可是所有的餐桌全被人占满了，她收回腿，准备另找一家，可是挡主已拦住她：“小姐，您稍候，马上就有位置。”她最讨厌排队，只要排队，即使能买到打八折的金项链，她也没有那分耐性，更何况一个姑娘家站着等吃也太不雅观了。她还是坚决离开了大排档，沿着中山路一直朝前走着。走，找阿翠去！她突然做出一个自己连想也没想过的决定。双脚驮着她灵巧的身躯转入一条榕树华盖的小巷，树影扶疏，灯光点点，幽深的巷里不时地在荡漾着淙淙泉水般的钢琴声。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的优雅，那么的凝重，那么的宁静，充满着生活的温馨。她走进这个境界，心里感到是那样的不协调，可是她拧着眉头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还是在—座掩映在树丛中的旧式别墅门前停下来，仰望着楼窗里射出的幽幽的光，犹犹豫豫地按响了门铃。

少顷，别墅的一扇小门轻轻地洞开了，一个身材纤巧玲珑的女人出现在门洞里，“你……你来干什么？”这女人十

分不友好地把门又呼地一声关死了。

“翠姐，别这样！”她用肩膀猛地又撞开门。

阿翠哼了一声，松开手，爱理不理地独个儿咚咚地上楼去。

她抹去几乎溢出眼眶的滚滚泪珠，认真地叩上门，跟着也上楼去。

这楼大概有百年历史了，木质的楼梯摇摇晃晃仿佛随时都有折断的危险，而木质的楼板，每走一步却留下了扰人心烦的响声。阿翠住的地方只是这楼面积的二分之一，楼上原本是二房一厅的格局，不知何年何月，厅的中间，从房顶上一落直下筑起一道永久的分界线。楼的一半便归另外的人占有。阿翠家占据的这一半，从楼梯上来这个有失完整的厅，现在一半充作进里屋的过道，一半则成了阿翠的闺房。这样的居亭虽然无法与大军区首长的花园式宿舍媲美，不过，姑娘家的房间再小也总是干干净净的。阿翠的房子朝楼梯上来的门架了一张小床，床的一头挤着一张两抽屉的小桌和一把镀着克罗米的折叠餐椅。不知阿翠是不是特别喜欢西洋画，桌子上方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幅意大利米开朗基罗·邦内罗提的著名雕塑《夜》的巨幅彩色照片。雕塑的形象显示着悲伤与恐慌，仿佛反映着屋主人的某种心理。然而来访的她并不得《夜》的深刻内涵和作者塑造这个艺术形象的目的，只觉得这个白种裸女，身材还真不错。

阿翠穿着一身白色的睡袍，丰满的身子全包到宽宽的睡袍里去，只有那双赤裸的脚，仍显得非常丰腴。她仰卧在床上，把头靠在墙上，让一对绣花枕头垫在背下，闭着眼在背着一首不知传颂了多少人的诗：

睡眠是甜蜜的，
成为顽石就更幸福；
只要世上还有罪恶与耻辱的时候，
不见不闻，无知无觉，
于我是最大的快乐；
因此，不要惊醒我啊！
讲得轻些。

“翠姐……”她默默地站在阿翠的床边，好久好久才轻轻地唤了一声。

阿翠蓦地坐起来：“啊，不，我睡不了，睡不了啊！”

窗外飘进一支优雅的钢琴曲，舒缓的旋律，给这小屋注入一种轻松的气氛。她缓缓地舒了一口气，眼睛又紧张地扫了阿翠一眼，狠下心道：“翠姐，法院明天就要传讯你啦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阿翠冷冷地答。

“我爸让我明天出庭作证，我不去，我逃出来了！”她带着明显的赎罪感，希望能得到阿翠的理解。可惜阿翠连看都不看她一眼，打开一盒口香糖，边嚼边哼着：“你应该去作证，你爸告我告得对，你完全应该站在你爸爸一边！”

阿翠的冷漠，使她大为吃惊，但这件事，谁是谁非，她似乎心如明镜：“不，你没有拐骗我，我妈也不是你逼死的，我不能昧着良心……”

阿翠不屑地笑笑：“你没有昧着良心，拉你去当按摩女郎确实确实是我设下的圈套，而你妈气得心脏病发作，死

了，这却是我的意外收获。告吧，你们告我没错，可不管怎么说，我胜利啦，胜利啦！”

她简直迷了眼：“翠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“我恨你们！”阿翠咬牙切齿地应了一声，又躺到床上，闭着眼，嘴里不停地哼了起来：“睡眠是甜蜜的……我不能，我无法从睡眠中去获取快乐，我爱做恶梦，我不能……”

爸爸又是不能回来吃晚饭，月亮都爬到树梢上，还不见他的影子。妈妈把饭都热过几回了，最后只得狠下心来，让翠翠先吃。翠翠晚上老见不到爸爸，心里烦死了，嚷着一定要等爸爸回来一块吃。不行，你个小孩子家熬不住的，还是快吃饭，然后上床睡觉吧。妈妈不许翠翠再等下去，给她盛了饭，又夹了一碟菜，硬瞅着她把它都填进肚里。翠翠极不情愿地吃了饭，又稀里糊涂地上了床，心想就这么躺着，也要等到爸爸回来再睡。谁知她的眼皮却那么不争气，脑袋瓜儿一粘到枕头上，它便粘到一块去，睁也睁不开。翠翠迷迷糊糊地只觉得整个身子在向上飘着，丢下了小床，飞出了窗子，飘上了房顶，直上了云天。啊，好玩极了，宽阔的中山路变成了一道窄沟，那穿梭而过的汽车，仿佛成了一只只在爬行的甲虫！瞧，那高大伟岸的楼群全都变矮了，成了一堆堆不起眼的积木，然而那排排的街灯却勾划出一道道闪烁的

河……翠翠模模糊糊地看到整个城市都在她脚下滚动着。她欣喜若狂地喊着：“妈呀，你快来，爸爸带我坐飞机啦！”一手没抓住，扑通一声，竟从半空中掉了下去。她撕破嗓子惊恐地喊：“妈妈，快扶住我呀！”翠翠吓得猛睁开眼，没想到自己仍躺在床上，她恍恍若失地四周打量了一下，却见爸爸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。他坐在饭桌的一边，埋头正吃饭。妈妈面对着他在织毛衣，嘴不住地在念叨着什么。翠翠不见爸爸想爸爸，见了爸爸恨爸爸！为什么每天都要这个时候才回来呢？她想气气爸爸，不叫爸爸，也不和爸爸好！可是爸爸并不注意她在生气，只顾和妈妈说话：“给这样的首长干活，就是累死了我也心甘……”

“心甘，心甘得老婆孩子都搭进去，哼，为官要滑，为商得奸，你听你们首长说两句好话，心里就麻酥酥的，人家想要你没什么好话不能说，那又不用花本钱，可这些年，你的工资一动不动，他们说话了吗？”妈妈又在念叨着，“这些当官的，没有一个不是实用主义者！”

“行啦，今晚你还是把咱们的屋子收拾一下，免得明天首长真的来咱们家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！”

“官不修衙，客不修店，我干吗要装相给你们的首长看！我没什么好收拾的。”

翠翠听不懂爸爸妈妈的话，但她能够猜出，家里明天要来客人。爸爸成天工作在外，家里平时难得有客人来，现在有客人，她反而打心里高兴：“爸爸，明天是哪个叔叔到咱家？”

“哎呀，翠翠，你怎么还不睡呀！”爸爸听到翠翠的声音，撂下饭碗，把她抱起来，高高地举过头顶，欢快地说，

“明天来咱们家的是于副司令伯伯！”

“什么是司令伯伯？”翠翠茫然地张着小嘴。

爸爸眨眨眼，给翠翠找了一个最形象的回答：“就是东东他爸！”

于东东是翠翠在幼儿园里的同学，她当然非常熟悉，只是这家伙给她印象不佳。他虽然和她不同一个班，可是他却是个小霸王，幼儿园的小朋友，不管谁带来什么玩具，都必须让他先玩，谁要不给，是女孩，他就抓人家的小辫子；是男孩，他就和人家打架。老师要是批评他，他就哭着在地下打滚，回家撒谎说老师打他。翠翠对他讨厌死了。因此觉得东东的爸一定也同他一样叫人讨厌：“不要，我不要司令伯伯！”

妈妈把翠翠抱回床上，大声地叫着，快睡，快睡！翠翠无法抗拒，只好睡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翠翠一觉醒来，发现家里完全变了样，地板全擦过了，黄澄澄的木质楼板现出了一道道清亮的木纹，屋里的玻璃瓶、空罐子不见了，桌上代之的是一盆翠翠没见过的仙人球。平时蒙着厚厚一层尘垢的茶具，如今也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，釉光闪闪的茶杯宛如一只只透亮的玉器。不用说，妈妈是说归说，做归做。昨夜准是一宿没有睡觉。

爸爸上午没有去上班，可他也没有闲着，进进出出的老往巷口跑，司令伯伯要来，他说他必须去巷口看着点，免得首长来了，措手不及。他心神不定地好不容易熬到11点，气喘吁吁地从巷口跑回来：“来啦，来啦！”

谁来啦，翠翠想下楼去看个究竟，妈妈一把把她拉回屋

里，拿起梳子，把她的小辫子梳了又梳，紧了又紧。

“噹！噹！噹！”

楼下响起几声震人心魄的喇叭声，翠翠从窗口上看到巷口开进来一辆乌油锃亮的小汽车。爸爸从台阶上一路小跑地贴近了汽车，笑嘻嘻地向车里的人点着头，赶紧拉开车门，嘴里好象不停地在念着：“首长，您来啦！”

只见车里钻出一个大胖子，一身草绿色的军装，又宽又大，仿佛就象套在身上的袋子。咦，他就是于东东他爸！？嗯，他来我家，不会象于东东一样抢人家的玩具吧！翠翠不由心悸起来。好在于东东他爸只在门口站站，却没有进屋的意思：“哦，老李，你住的地方不错！”

“是不错不错！”

“你知道，你住的这房子过去叫伯庐，是当年国民党一个姓莫的军长给他小老婆买的一座小别墅！”副司令员站在台阶上，双手插腰，侃侃而谈，“没想到这房子今天却让你住上了！唉，历史啊历史……”

爸爸不懂得这房子与历史有什么关系，司令能够亲恭属下，他心里只是高兴：“首长，进屋里坐吧！”

“不啦，我这么看看就行了！”司令伯伯只在门口站了那么一会儿，又钻进汽车走了。

翠翠看到东东他爸走了，心里很是高兴，可是妈妈却皱着双眉，把一块抹楼板的脏布狠狠地砸到地下：“瞧他那副屈尊降贵的德性……”

爸爸爬上楼梯却一个劲地说：“首长忙啊，这就好，这就好嘛！”

妈妈生气地瞪着爸爸：“好个屁！”

二

司令伯伯吵吵嚷嚷，早早就发出预先号令，要去看他的炊事员住的地方，结果到了人家家门口又不进去，这事算“好屁”还是“坏屁”，李翠翠那时年纪还小，无法作出正确判断。不过，司令伯伯不进李家屋，人家没看见，可是于副司令员体恤下属的事，却一下成了机关的美谈，而且还上了报纸，谁又能说不好呢！当然，李翠翠对这种事是非曲真的真正认识，那还是在她当兵以后。

提起当兵，李翠翠无法不感谢司令伯伯。现时女兵招得那么少，你既不会唱歌又不会跳舞，没有一点专长，你爸要不是给司令伯伯做饭，你能当上兵吗！当然，兵是当上了，但兵与兵也不一样，有的兵一当上便能学到技术，比方汽车兵、无线电兵、修械兵等等，有的兵干了三年多是摸爬滚打，瞄靶板，打空枪，到头来只能白尽了义务。这点，你不必想不开，现今的世界，不平的事多着呢！可惜翠翠太死心眼了。

但这一点，她是无法否定的，李翠翠自当兵的第一天起，就受了司令伯伯的福荫。那天，她爸带她去武装部报到，出乎意外地遇上她在幼儿园时的小霸王于东东。

“翠翠，我听说你参军啦，祝贺你！”

于东东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，乌亮的眼睛充满着狡黠与机智，一米七八的块头，使人觉得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，他的鼻梁很高，高得象一座山，也许就因为鼻梁高，所

以，他说话时老是给人一种仰着脖子不看人的感觉，不过还好，这小家伙长大了，说话时，轻声细语，彬彬有礼。他见到李翠翠竟主动地先伸出手。

李翠翠紧紧地握着他的手，目光无意中却与他投来的目光撞击到一起，虽然刹那间，双方的目光又匆匆地离去，但他似乎带着温度的眼神，竟使她心里有些不自然的悸动。他来干什么？李翠翠有一种莫名的期待。这期待，对一个少女也许是一种荒唐的勃发，不过对于翠翠似乎又是一种自然的，时间酿成的结果。于东东在她心目中是个复杂的变化着的形象，在幼儿园时，他是她讨厌的，望而生畏的小霸王，然而在读初中时，他似乎又成了她心目中的英雄。在她念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时，期中考试，有一天正考数学，班里有几个男同学玩足球着了迷，考试时一点准备也没有，因此，他们便伙同一起作弊，找班里数学最棒的同学，把他猜到的试题都抄到一片纸上，考试的时候，他们便交换着看，照着填写试卷。这班小子委实也太蠢了，一张纸片，在考试的时候又怎么能够传得过来呢！很快地，便被监考老师发现了。

“把偷题拿出来！”老师抓住他们当中的一个，发出了严厉的命令。

那家伙早已把纸片转移走了，故意打起哈哈：“老师，您要什么？”

“你们偷抄的题！”

“没有，老师！”

“我看见啦，刚才你在抄，快拿出来！”老师穷追不舍。

那家伙反咬一口：“老师，您说话可要有证据，谁偷抄